

唐传奇校读札记（四）

李剑国

内容提要 《四库全书》误改、乱改古书的情况大量存在。本文列出四库馆臣妄改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古今说海》等书的部分校例。妄改类型有四：不明史实典故妄改，不明词义妄改，以意妄改妄补，误读文意妄改。

关键词 《四库全书》 四库馆臣 妄改 《太平广记》

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全文检索电子版，学人称便，故查阅古籍，多所使用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书，皆经四库馆臣校勘。《四库全书考证》即是各书的校勘记。但《考证》非常不完备，所校之处并未全部列出，可谓挂一漏万。更为严重的问题，乃是馆臣校书质量太差。本来四库修书，乾隆的愿望是“以期校成善本，嘉惠艺林”^①，殊不知事与愿违，许多古籍竟成恶本！

多年前笔者辑校《搜神记》，就发现《四库全书》有乱改古籍的现象，曾在有关著述中加以辨证。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八七引《搜神记》“河间男女”条“廷尉奏以精诚之至”，《四库》本《御览》改“廷尉”作“秘书郎王导”。《法苑珠林》卷三一引《搜神异记》“穀城乡卒常生”条，《四库》本《珠林》（卷四一）改“卒”作“平”^②。这些改动都非常荒谬。

近几年笔者辑校唐五代传奇，发现《四库全书》误改、乱改古书的情况大量存在。由于唐五代传奇主要保存在《太平广记》，所以主要是《广记》校勘的问题，此外也涉及《四库》所收唐人小说集及其他相关古籍的校勘问题。兹择其显著者梳理考辩如下。

一 《太平广记》妄改例

《太平广记》今存版本主要有明谈恺刻本、许自昌刻本、野竹斋沈与文钞本、清黄晟槐荫草堂校刊本^③、民国上海进步书局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石印本^④。又者，清陈鳣据残宋本校许本，康熙间孙潜据明会稽世学楼纽纬旧藏钞宋本校谈本^⑤，虽都是校录异文，实际也保存了两个版本。另外，还有冯梦龙评纂《太平广记钞》，朝鲜成任《太平广记详节》^⑥。中华书局版汪绍楹点校《太平广记》，以谈本为底本，校以陈鳣校宋本、明钞本及许、黄二本，这是当今最通行的版本。

①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。《四库全书总目卷首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5页。

② 说详李剑国《新辑搜神记》卷二一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358页；李剑国《古小说文献的甄别、使用与整理——以〈异苑〉及〈搜神记〉为例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》第二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68页。

③ 此本刻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为袖珍本。

④ 此本前有黄晟序，当以黄晟刊本为底本，然改字颇多。1995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上海进步书局《太平广记》石印本。

⑤ 见严一萍《太平广记校勘记序》，《太平广记校勘记》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版，第9页。

⑥ 见张国风《太平广记版本考述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56页。

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太平广记》，注明是“内府藏本”，提要并说明“此本为明嘉靖中右都御史谈恺所刊”，可见底本为谈本。但经比对，实际用黄晟刊本校改过^①。但其文字与谈、黄二本不同者比比皆是，均系馆臣校改^②，而妄改处极众。

1. 不明史实典故妄改例

例1 《广记》卷三五八《齐推女》（出《玄怪录》）：“是西汉鄱县王吴芮。今刺史宅，是芮昔时所居，至今犹恃雄豪，侵占土地，往往肆其暴虐，人无奈何。”

按：“鄱县王”《四库》本作“长沙王”，《考证》：“《齐推女》条‘西汉长沙王吴芮’，刊本‘长沙’讹‘鄱县’，据《汉书》改。”检《汉书》卷三四《吴芮传》：“吴芮，秦时番阳令也。甚得江湖间民心，号曰番君。……及项羽相王，以芮率百越佐诸侯，从入关，故立芮为衡山王，都郴。……项籍死，上……徙为长沙王，都临湘，一年薨，谥曰文王。”鄱县即鄱阳县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〇七《饶州》：“饶州，理鄱阳县。……春秋时为楚境，后迭属吴、楚。……秦并天下，为鄱阳县地，属九江郡。汉为鄱阳县，属豫章郡。郡即吴芮为番君时所筑。……吴芮故城，即今州也。”鄱阳县晋时曾名鄱县，《通典》卷一八二《州郡十二·饶州》：“鄱阳，晋鄱县，有番江。又有汉鄱阳县，故城在东。”鄱县王，言吴芮乃起于鄱阳之王也。《广记》卷四四引《仙传拾遗·田先生》，采自《齐推女》，作“鄱阳王”。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一六《吴王殿》引牛僧孺《玄怪录》同。四库馆臣据《汉书》校改，看似有理，实为伪妄。

例2 《广记》卷二二四《殷九霞》（出《剧谈录》）：“张侍郎某为河阳乌重裔从事，同幕皆是名辈。”

按：《四库》本改“河阳”作“河南”，大谬，《剧谈录》今本亦作“河阳”。今本作“乌司徒”。《广记》体例，凡遇以职衔称人者必改为本名，故改“乌司徒”为“乌重裔”。其名实作“重胤”，避太祖赵匡胤讳而改。乌重胤，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一、《新唐书》卷一七一有传。新传云：“长庆末，以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召至京师，改节天平军。文宗初，真拜司徒。”故《剧谈录》作者康骈称“乌司徒”。乌重胤曾任河阳节度使，旧传：“元和中……宪宗赏其功，授潞府左司马，迁怀州刺史，兼充河阳三城节度使。”新传：“宪宗嘉其功，擢河阳节度使，封张掖郡公。”又，《旧唐书·宪宗纪上》：元和五年四月“壬申，以昭义都知兵马使、潞州左司马乌重胤为怀州刺史、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”。《宪宗纪下》：元和九年闰八月“辛酉，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兼汝州刺史”。韩愈《乌氏庙碑铭》：“元和五年……壬辰，诏用乌公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河阳军节度使、兼御史大夫，封张掖郡开国公。”四库馆臣不明史实，妄改作“河南”，殆以乌氏望出河南（见《元和姓纂》卷三），遂使方镇之名变为郡望之称，而“从事”一语顿失所寄。

例3 《广记》卷一五五《段文昌》（出《定命录》）：“又赵宗儒节制兴元日，问其移动，遂命纸，作两句诗云：‘梨花初发杏花初，旬邑南来庆有余。’……明年二月，除检校右仆射，郑余庆代其位。”

按：“检校右仆射”之“右”字谈本原作“太后”，黄刊本同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本改作“大使”，并讹。汪校云：“按《唐书》一百五十八郑余庆传：元和九年，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尹。”汪校据改为“右”。拜检校右仆射者实为赵宗儒，非指郑余庆，然改“右”不误，赵宗儒亦拜检校右仆射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六七《赵宗儒传》：“（元和）八年，转检校吏部尚书、兴元尹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九年，召拜御史大夫，俄迁检校右仆射、河中尹、兼御史大夫、晋绛磁隰节度观察等使。”又《旧唐书·宪宗纪下》：“元和九年……三月……以太子少傅郑余庆检校右仆射、兴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代赵宗儒，为御史大夫。……秋七月丙午朔乙未，以御史大夫赵宗儒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兼河中尹、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。”《四库》本改“太后”作“太尉”，读作“除检校太尉，仆射郑余庆代其位”。颇谬。赵宗儒未曾为检校太尉。

① 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诏设四库全书馆，次年正式设馆开修，此时黄晟刊本已行世二十年。

② 《太平广记考证》卷七二《太平广记》部分所列校记数量很少，绝大部分改动处并未出校。

例4 《广记》卷三四二《独孤穆》(出《异闻录》):“伊彼维阳,在天一方。”

按:《四库》本改“阳”作“扬”。维阳即维扬,扬州也。《岑嘉州诗》卷一《万里桥》:“成都与维阳,相去万里地。”《白居易集》卷三三有诗题作《偶于维阳牛相公处觅得箏,箏未到,先寄诗来,走笔戏答》。牛相公即牛僧孺,为淮南节度使。淮南节度使治扬州。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二十七《独孤穆传》之“维阳”,《四库》本亦改作“维扬”。

例5 《广记》卷七八《白蛟》(出《异闻集》):“明日,蛟果至,黄冠野服,杖策蹑履,姿状山野,禽兽为祖。”

按:禽兽为祖者,乃原始民族之图腾崇拜,若蛮族以狗(盘瓠)为始祖也。钞宋本作“禽鸟侪伍”,亦通。《四库》本改“祖”为“匿”,误。

例6 《广记》卷九六《金刚仙》(出《传奇》):“果睹枳首之虺,长可数十丈,屈曲蹙怒,环其蛛穴,东西其首。”

按:汪校本据下文改“枳”作“双”。《四库》本改作“九”,乃是因《楚辞·天问》“雄虺九首,儵忽焉在”而改。皆不明“枳首”之义。枳首即双首。《尔雅·释地》:“中有枳首蛇焉。”郭璞注:“歧头蛇也。或曰今江东呼两头蛇,为越王约发。亦名弩弦。”

例7 《广记》卷三七〇《王屋薪者》(出《潇湘录》):“老僧作色曰:‘须要此等人,设无此等,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。’”

按:《四库》本改“阿毗”为“阿鼻”。阿毗地狱即阿鼻地狱,音译不同也。意译为无间地狱。佛教谓有八大地狱,无间地狱为第八,地狱之最苦者。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《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》卷一《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第一》:“若有有情造极恶业……是人应堕阿毗地狱,经无数劫,受无间苦。”四库馆臣不晓“阿毗”为何,遂妄改为人所熟知的“阿鼻”。

例8 《广记》卷一七《薛肇》(出《仙传拾遗》):“月余,肇复来曰:‘子有骨篆,值吾此药,不唯愈疾,兼可得道矣。’乃授其所修之要,此人遂登五老峰访洞府而去。”

按:“子有骨篆,值吾此药”八字,黄本作“子有骨篆仙吾此药”,乃讹“值”为“仙”,《四库》本改作“子有名仙篆,吾此药”。“吾此药”与下文连读。骨篆谓有仙骨而名登仙篆。《广记》卷六一《庞女》(出《仙传拾遗》):“汝有骨篆,当为上真。”《云笈七签》卷一〇五《清灵真人裴君传》:“有仙名骨录者,乃得见此二书。见之者仙,为之者真。”馆臣不明骨篆之义而妄改。

例9 《广记》卷三八《李泌》(出《邺侯外传》):“自是多绝粒咽气,修黄光谷神之要。”

按:《四库》本“黄光”改作“黄老”,乃以“光”为“老”字之讹。《汉书·五行志下之上》:“黄者,日上黄光不散如火然,有黄浊气四塞天下,蔽贤绝道,故灾异至绝世也。”《开元占经》卷五《日占一·日变色》:“《荆州占》……又曰:‘日色赤黄,其月旱。’又曰:‘有黄光照下国,有土水若流血,名王死之。……’”黄光盖指占气之术,馆臣误校。

例10 《广记》卷四八八《莺莺传》:“兼乱丝一绺,文竹茶碾子一枚。”

按:《四库》本改“绺”为“约”。约,束也。唐代以绺为丝之单位,《新唐书·百官志三》:“丝五两为绺。”两,匹。

2. 不明词义妄改例

例1 《广记》卷七三《周贤者》(出《记闻》):“今灾祥已构,不久灭门,何求之有?”

按:《四库》本“祥”改作“殃”。祥,亦有灾义。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:“将有天祥,民震动,国几亡。”杜预注:“祥,变异之气。”

例2 《广记》卷一七一《苏无名》(出《纪闻》):“尉白其故,长史大悦,降阶执其手曰:‘今日遇公,却赐吾命。请遂其由。’”

按:《四库》本“遂”作“道”,盖以其为误字。遂,申明,说明。《国语·晋语八》:“是遂威而远

权，民畏其威而怀其德，莫能弗从。”韦昭注：“遂，申也。”

例3 《广记》卷三四八《韦齐休》（出《河东记》）：“仆生前忝有科名，粗亦为人所知。死未数日，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，殊为著钝。然虽细思之，已是落他物境。”

按：“然虽”《四库》本改作“虽然”。然虽，义同“虽然”。《晋书》卷三六《卫恒传》：“河间张超亦有名，然虽与崔氏同州，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。”《宋书》卷九三《隐逸·陶潜传》：“然虽不同生，当思四海皆弟兄之义。”

例4 《广记》卷三四八《李全质》（出《传异记》，钞宋本作《博异记》）：“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：‘适蒙问所须，岂不能终诺乎？’”

按：承间，趁机会。《楚辞·九章·抽思》：“愿承间而自察兮，心震悼而不敢。”《史记》卷五五《留侯世家》：“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赵王如意常抱居前，上曰‘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’，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……”《四库》本改作“乘间”，虽意思相同，然不明“承间”之义而改则妄矣。

例5 同上：“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，或曰树，或曰桩，或曰险，或曰培塿，或曰穷，全质皆得免咎。”

按：“穷”《四库》本妄改作“沟”。穷，谓无路可行。

例6 《广记》卷二三〇《王度》（出《异闻集》，原题《古镜记》）：“汴主人张琦，家有女子患，入夜，哀痛之声，实不堪忍。”

按：《四库》本“患”下补“病”字。患，生病。萧瑀《金刚般若经灵验记·袁志通》：“贞观八年正月二十八日，身患，至二月八日夜命终。”张鷟《朝野僉载》卷四：“渤海高嶷巨富，忽患月余日，帖然而卒。”

3. 以意妄改妄补例

例1 《广记》卷一六六《吴保安》（出《纪闻》）：“乃取两板，各长数尺，令仲翔立于板，以钉自足背钉之，钉达于木。”

按：“自”原作“其”，汪绍楹点校本据明钞本改作“自”。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四《吴保安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乙集三《吴保安》亦作“自”。显然“其”乃“自”字形讹。《四库》本改作“贯”，《考证》：“‘以钉贯足背钉之’，刊本‘贯’讹‘其’，今改。”无校改依据，纯为臆测。

例2 《广记》卷三三一《刘洪》（出《记闻》）：“个树枝条朽，三花五面啼。移家朝度日，谁觉□。”

按：汪校：“谁觉□陈校本作逸□迟。”黄刊本“觉”下为三阙字。钞宋本作“谁觉□□□□□速”。《才鬼记》卷三《辅国将军》（未注《记闻》）“谁觉”下注“缺”字，下文为“迷”字。《四库》本作“谁觉夕阳低”，妄补也。

例3 《广记》卷四一八《震泽洞》（出《梁四公记》）：“忽仿佛说得归路，寻出之。”

按：“说”字陈鱣校宋本作“记”，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十二《震泽龙女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癸集一《震泽龙女》、《广艳异编》卷二《震泽龙女》、《五朝小说·唐人百家小说》传奇家《震泽龙女传》等均同。《四库》本改作“识”，无据。

例4 《广记》卷三三二《唐暄》（出《通幽记》）：“答曰：‘隐显道隔，相见殊难。亦虑君亦有疑心，妾非不欲尽也。’”

按：“亦有”之“亦”字衍，《鬼董》卷五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二十六《唐暄手记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戊集十《唐暄》、《广艳异编》卷一〇《唐暄手记》、《才鬼记》卷三《唐暄妻》、《情史类略》卷八《唐暄》、《太平广记钞》卷五八无此字。《四库》本改“亦有”作“或起”。

例5 《广记》卷三〇九《蒋琛》（出《集异记》，明钞本作《纂异记》）：“屈原曰：‘湘江之孤魂，鱼腹之余肉，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？……’”

按：“屈原曰”三字谈本阙，汪绍楹校本据明钞本、陈校本补。钞宋本亦作“屈原曰”。《四库》本

作“原正色曰”，乃以意自补。

例6 同上：“愿持精卫衔石心，**穷取河源**塞泉脉。”

按：“取”字原阙，汪校本据陈校本补。黄本作“穷兮河源”。《四库》本改作“穷河源兮”（《太平广记钞》卷五三《江湖溪三神》亦作“穷河源兮”）。《考证》：“‘愿持精卫衔石心，穷河源兮塞泉脉’，刊本‘兮’字讹在‘穷’字下，今改。”所言刊本实系黄本。黄本补“兮”已不确。《考证》乃又以意改之。《全唐诗》卷八六四水神《雪溪夜宴诗》“取”作“断”，亦属妄补。

例7 《广记》卷五〇《嵩岳嫁女》（出《纂异记》）：“汉主曰：‘奈百姓何？’（唐玄宗）曰：‘上帝亦有此问，予一表，断其惑矣。……其表云……’汉主曰：‘表至嘉，**弟**既允许，可矣（以）前贺诛锄矣。’”

按：“弟”字钞宋本、《虞初志》卷四、《绿窗女史》卷一〇、《艳异编》卷四之《嵩岳嫁女记》作“第”。第，若，如果。《左传》哀公十六年：“楚国，第我死，令尹、司马，非胜而谁？”《四库》本改作“帝”，则指上帝，殊失原意。

例8 《广记》卷四二〇《陶岷》：“及遇古剑，长二尺许；又玉环，径四寸；及海船昆仑奴，名摩诃，善游水而勇捷。遂悉以钱而**贯**之……”

按：黄本、《广艳异编》卷二四《陶岷》“贯”作“贯”，是也。《四库》本改作“买”，义不误，然亦属意改。

例9 《广记》卷一九五《红线》（出《甘泽谣》）：“然则扬威玉帐，**坦其**心豁于生前；熟寝兰堂，不觉命悬于手下。”

按：“坦其”讹，《甘泽谣》今本及《说郛》卷一九《甘泽谣》作“但期”。《四库》本改作“诂知心豁于前生”，妄也。

例10 《广记》卷六八《封陟》（出《传奇》）：“虚争意气，能得几时。恃**顽**韶颜，须臾槁木。”

按：“顽”字讹，钞宋本、《古今说海》说渊部别传十四《少室仙姝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四《少室仙姝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戊集九《少室仙姝》作“赖”，是也。《四库》本妄改作“此”。

例11 《广记》卷九六《金刚仙》（出《传奇》）：“忽有**数岁**小儿跃出，就手覆之曰……”

按：“数岁”谈本原为阙字，汪校本据陈校本补。《四库》本妄补作“青衣”。

例12 《广记》卷一七一《袁滋》（阙出处，今见《剧谈录》卷上）：“某疑此事未了，更请**相公**详之。”

按：“相公”之“相”字原阙，汪校本据明钞本补，钞宋本亦作“相”，《四库》本补作“为”，无据。《剧谈录》今本作“相国”。相国、相公，均指宰相。李勉德宗时以司徒平章事，见《旧唐书》卷一三一本传。

4. 误读文意妄改例

例1 《广记》卷二二《仆仆先生》（出《异闻集》）：“或以告刺史李休光，休光召明珪而诘之曰：‘子之甥乃与妖者友，子当执。’其**舅**因令弁往召之。”

按：《四库》本改“舅”为“咎”，连上读。前文云：“仆仆先生……家于光州乐安县黄土山……开元三年，前无棣县令王滔，寓居黄土山下，先生过之，滔命男弁为主，善待之，先生因授以杏丹术。时弁舅吴明珪为光州别驾，弁在珪舍。”吴明珪乃王弁舅，原文甚明，馆臣误读原文而改。

例2 《广记》卷四八八《莺莺传》：“将行之再夕，不可复见，而张生遂西**下**。数月，复游于蒲，会于崔氏者又累月。”

按：《侯靖录》卷五《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》、《元氏长庆集补遗》卷六《莺莺传》、《艳异编》卷一七《莺莺传》、《绿窗女史》卷五《莺莺传》、《万锦情林》卷三《会真记》、《五朝小说·唐人百家小说》琐记家《会真记》、《重编说郛》卷一一五《会真记》、《情史类略》卷一四《莺莺》、《雪窗谈异》卷三《会真记》、《唐人说荟》第十二集《莺莺传》、《龙威秘书》四集《莺莺传》、《删补文苑植橘》卷一《崔莺莺》“下”作“不”，连下读。《四库》本改“下”作“不”，《考证》：“‘不数月复游于蒲’，刊本‘不’讹‘下’，

据《会真记》改。”西下谓自蒲州西下长安，原文不误。此为异文，改之不当。

例3 《广记》卷四二九《丁崑》（出《集异记》）：“尔若损我，固激怒众人。我气未绝，即当薪火乱投，尔为灰烬矣。尔不若从吾，当启白太守，舍尔之命。”

按：汪绍楹校：“不若二字原倒置，据明钞本改。”《四库》本改作“尔若不然”，“吾”连下读，误。《虎荟》卷三作“尔不若从我”，是也。

例4 《广记》卷二六《叶法善》（出《集异记》及《仙传拾遗》）：“灯影之盛，固无比矣，然西凉府今夕之灯，亦亚于此。”

按：“亦”字《四库》本改作“不”。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三九《叶法善》云：“西凉府今夕之灯亦可亚。”《广记》卷七七引《广德神异录》云：“惟凉州信为亚。”作“不”误也。

二 《古今说海》妄改例

《古今说海》，明陆楫等编，刊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岁（1544）。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西山堂主人邵松岩重刊。此书分类选编小说及笔记，凡四部七家一百三十五种，二百四十二卷。其中说渊部别传家六十四卷，绝大部分为唐代传奇作品，主要据《太平广记》辑录。由于所用《广记》是古本，视谈本为佳，故而校勘价值极大。笔者校辑唐传奇，多参校《说海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《古今说海》，据《提要》云，乃嘉靖甲辰本，亦多有误校妄改处。

例1 别传九《赵合传》：“元和十三年，分守五原。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，兵各厚数十里。连弩洒雨……城中负户而汲者，矢如猬毛。”

按：“城中负户而汲者，矢如猬毛”，《四库》本作“城危若累卵，大有瓦解之势”，所据不详，疑为妄改。

例2 别传十三《袁氏传》：“张生……又曰：‘弟之忖度，何以为异？’恪曰：‘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之亲哉？又辨慧多能，如是以为验。’遂告张曰……”

按：“恪”《广记》卷四四五引《传奇》误作“张”，《艳异编》卷三二《袁氏传》、《绿窗女史》卷八《袁氏传》、《逸史搜奇》乙集十《袁氏》、《稗家粹编》卷七《袁氏传》皆同《说海》作“恪”，《四库》本乃据《广记》改作“张”，颇谬。恪，孙恪。张，恪表兄张闲云。

例3 同上：“张又曰：‘吾有宝剑……诘朝奉借，倘携密适，必睹其狼狈，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鸚鵡也。……’”

按：“适”《广记》原作“室”，《艳异编》、《绿窗女史》、《逸史搜奇》皆作“适”。适，往也。《四库》本据《广记》改作“室”，误。

例4 别传二十《张无颇传》：“王（广利王）曰：‘张郎不同诸婿，须归人间。……番禺地近，恐为时人所怪。南康又远，况别封疆，不如归韶阳甚便。’无颇曰：‘某意亦欲如此。’遂具舟楫，服饰异珍，金珠宝玉无限。曰：‘唯侍卫辈即须自置，无使阴人，此减算耳。’”

按：“无限”二字《广记》卷三一〇引《传奇》作“无颇”，钞宋本作“无限”，是也。《四库》本乃据《广记》改作“无颇”，大谬。“遂具舟楫”云云及“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”云云，主体乃是广利王，馆臣误读文意。《艳异编》卷二《张无颇传》及冯梦龙《增补燕居笔记》卷九《张无颇传》删“无颇”二字，《燕居笔记》并在下文“曰”上加“王”字，虽删改无据倒也未乖原意，不似四库馆臣之愚拙也。

例5 别传三十二《润玉传》：“义起曾历许多年，张硕凡得几时怜。”

按：义起即弦超，字义起，神女成公智琼嫁之。《新辑搜神记》卷七《成公智琼》：“魏济北国从事掾弦超，字义起。以嘉平中夜独宿，梦有神女来从之。自称天上玉女，东郡人，姓成公，字智琼。早失父母，天帝哀其孤苦，遣令下嫁从夫。”下句之张硕，神女杜兰香嫁之，见东晋曹毗《杜兰香传》，皆人神遇合之典。《四库》本改“义起”作“天台”，谓为刘晨、阮肇天台遇合仙女故事，颇谬。《香艳

丛书》十三集卷四《沈警遇神女记》改作“刘郎”，其妄一也。

例6 别传三十八《曾季衡传》：“五原分袂真**胡越**，燕拆莺离芳草竭。”

按：《广记》卷三四七引《传奇》“胡”作“吴”，朝鲜成任编《太平通载》卷六五引《太平广记》、《类说》卷三二《传奇·曾季衡》、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卷六六王使君女《赠崔（曾）季衡》，皆作“胡”，可证“吴”之为误。古以“胡越”喻指相隔遥远。《淮南子·俶真训》：“六合之内，一举而千万里。是故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胡越，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一圈也。”高诱注：“肝胆喻近，胡越喻远。”李白《送友人游梅湖》：“莫惜一雁书，音尘坐胡越。”薛据《出青门往南山下别业》：“怀抱旷莫伸，相知阻胡越。”文中王丽真葬洛阳北邙山，与五原相隔遥远，故言“胡越”。若言“吴越”，二国相邻，不得喻远也。《四库》本乃据《广记》改为“吴越”。

例7 别传四十六《李清传》：“幸天未录吾魂气，行将又及生辰，吾固知尔辈**果营馈续之财**，吾所以先期而会，盖止尔之常态耳。”

按：“果营馈续之财”，《广记》卷三六引《集异记》作“又营续寿之礼”，《四库》本改同《广记》。续寿，添寿也。《类说》卷一九《骇闻录·知县生日》：“知县之生日……至日，各持缣献之，曰续寿衣，宰一无所拒。”作“馈续”亦不误，馈赠续寿之谓。此为异文，不可轻改。

例8 同上：“苟尔辈之志不可夺，则**从容**所欲而致之，可乎？”

按：“从容”《广记》作“从吾”，《四库》本改同《广记》。从容，顺从之意。

例9 同上：“冥寞深远，不测纪极。况山精木魅，蛇虺怪物，何类不储。**忽以千金，自绝而投**，岂久视永年之阶乎？”

按：“忽以千金，自绝而投”，《广记》作“忍以千金之身，自投于斯”，钞宋本作“忍以千金之身，而自绝投”。《四库》本亦据《广记》改。千金亦千金之身之意，犹言贵体、玉体。

三 他书妄改例

1. 《前定录》

一卷，唐钟辒^①撰。最早刊于南宋咸淳九年（1273）左圭编刊《百川学海》甲集，1927年武进陶湘据咸淳本影刻。

《杜思温》：“及**刘闢**反叛，时思温在鹿头城，城陷，为官军所杀，家族不知所在也。”

按：《四库》本“刘闢”作“刘霸”，颇谬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四〇《刘闢传》，载剑南西川节度使刘闢反叛事。

2. 《甘泽谣》

一卷，唐袁郊撰。原书不存，今传一卷本乃明杨仪校订本，系据《太平广记》、《说郛》等辑录。毛晋刊于《津逮秘书》，《四库全书》即据毛刊本。又有《唐宋丛书》、《重编说郛》（卷一一五）、《学津讨原》等本。张海鹏《学津》本经过校订，以下引文据《学津》本。

例1 《魏先生》：“先生乃取平陈乐器，与乐官苏夔、蔡子元等，详其律度，然后金石丝竹，咸得其所，内**致**清商署为（焉），大乐官敛帛二百段以酬之。”

按：《隋书》卷一五《音乐志下》：“开皇九年平陈，获宋、齐旧乐，诏于太常置清商署，以管之。求陈太乐令蔡子元、于普明等，复居其职。”《四库》本改“致”为“置”，当据《隋书》，然此言魏先生与太常乐官校定乐律后，送清商署保存，与《隋书》所叙有异，馆臣不察而误改。

例2 同上：“凡为将帅者，幕建太一旗，驱无战之师，伐**有罪之民**……”

^① 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小说家类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传记冥异类作钟辒。

按：“有罪之民”，《广记》作“有民之罪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卷八五七〇引《太平广记》作“有名之罪”，是也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：“师必有名。”此其所本。《考证》：“《魏先生》条‘伐有名之罪’，刊本‘名’讹‘民’，今改。”然《甘泽谣》《四库》本改作“有罪之国”，误甚。

例3 同上：“李公……追思魏生之说，即日遂归于唐，乃授司农之官……”

按：“司农”《四库》本改作“光禄”。《旧唐书》卷五三《李密传》载密投唐后拜光禄卿，封邢国公，馆臣当据此而改。然小说家言不尽合乎史实，此非原文讹误，不能改之。

例4 《许云封》：“是贵妃诞辰，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，仍奏新曲，未有名。”

按：《新唐书·礼乐志十二》：“梨园法部，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。帝幸骊山，杨贵妃生日，命小部张乐长生殿。”宜补作“张乐”。《四库》本改“乐”为“集”，纯系臆改。

3.《云溪友议》

唐范摅撰。今存三卷、十二卷本。三卷本有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印明刊本、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吴兴刘承幹刊《嘉业堂丛书》本。十二卷本当系南宋人所析，内容无异，有明商濬刊《稗海》本、清振鹭堂重刊《稗海》本、《笔记小说大观》本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（据《稗海》本排印）。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据《四部丛刊》本排印，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复以《稗海》本校勘排印。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即以上海编辑所排印本为底本，又据《稗海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太平广记》校改。《四库全书》本为三卷本，底本不详，《提要》提到商濬《稗海》，文字多据《稗海》本校改。

例1 卷上《江都事》：“真壮士也，可以扑杀西域健胡。”

按：“西域健胡”《稗海》本作“西胡丑夷”。《四库》本作“西域健儿”，乃馆臣所改，避满讳也^①。

例2 卷中《辞雍氏》：“崔涯者……每题一诗于倡肆，无不诵之于衢路，誉之则车马继来，毁之则杯盘失错。……又嘲李端端……端端得此诗，忧心如病。使院饮回，遥见二子，蹑屐而行，乃道傍再拜……”

按：“使院饮回”《四库》本前加“涯”字，乃误读文意。

例3 卷中《三乡略》：“王条：‘浣纱游女出关东，旧迹新词一梦中。槐陌柳亭何限事，年年回首向春风。’”

又《弘农忿》：“（柳棠）开成二年上第后归东川……柳每于东川席上，狂纵日甚，干忤杨公（东川节度使杨汝士）……东川益怒，为书让其座主高锴侍郎曰：‘柳棠者，凶悖鬻竖，识者恶之。狡过仲容，才非犬子。且膺门之贵，岂宜有此生乎？’小宗伯（礼部侍郎高锴）曰：‘某滥司文柄，以副悬旌，夙夜竞（兢）惶，恐招訕谤。是以搜求俊彦，冀辅聪明，不敢蔽才，与棠及第。’东川又书曰：‘……前书云不敢蔽才，何必一柳棠矣！若以篇章取之，宁失于何植、王条也？’”

按：此两处“王条”，《四库》本均改作“王涤”。计有功《唐诗纪事》卷六七《王涤》：“涤字用霖，及景福进士第。”《全唐诗》卷七二六王涤小传：“王涤字用霖，琅琊人。景福中擢第，累官中书舍人，后终于闽。”据黄滔《黄御史集》卷五《丈六金身碑》及卢光济《王涣墓志铭》（《全唐文补遗》第一辑），天祐三年（906）、四年王涤为中书舍人，时在闽。贯休《禅月集》卷四有《寄王涤》诗。王涤昭宗景福中（892—893）擢第，而高锴知贡举在开成元年（836）至三年，去景福中已五十多年，王涤焉得于高锴门下应举而遭黜落？前所云何植则当其时，《剧谈录》卷下《元相国谒李贺》云：“自大中、咸通之后，每岁试春官者千余人，其间章句有闻，亹亹不绝。如何植、李玫、皇甫松……皆苦心文华，厄

^①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上谕：“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《宗泽集》，内将‘夷’字改写‘彝’字，‘狄’字改写‘敌’字。昨阅《杨继盛集》内，改写亦然。而此两集中又有不改者，殊不可解。‘夷狄’二字屡见于经书，若有心改避，转为非理。……且宗泽所指系金人，杨继盛所指系谗达，更何所用其避讳耶？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卷首》，第5页）但实际上馆臣凡遇此类字眼往往改避。

于一第。”凡举二十九人，称大中、咸通者，粗略而言，开成、会昌亦应在内。《三乡略》载无名氏三乡咏，作于会昌壬戌岁（二年，842）仲春，王条和三乡诗“浣沙游女出关东”云云，自亦在此时，则王条于开成间应举落第自属可能。《云溪友议》诸本俱作“王条”，《诗话总龟》前集卷一五引《云溪友议》亦同。王条、王涤显非一人。王涤卒于天祐四年后，以天祐四年计，去开成元年七十一年，去会昌二年六十五年，时代渺不相及。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全唐诗》均将王条和三乡诗属之王涤名下，大误^①。疑《云溪友议》传本或误“条”为“涤”，计有功不察，遂生此误。

4.《续仙传》

三卷，杨吴沈汾撰。今存明正统《道藏》本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不详何本，《提要》云“旧本题唐溧水令沈汾撰”，而《道藏》本自序题“朝请郎前行溧水县令沈汾撰”，则《四库》本似非《道藏》本。《云笈七签》卷一一三下节录《续仙传》二十五人（原书三十六人），系节本。

例1 卷上《谢自然》：“忽风转，船乃投易澳中。”

按：“易”字讹，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后集卷五《谢自然》作“一”，宜据改。《四库》本作“入”，疑为馆臣妄改。

例2 卷中《孙思邈》：“高宗后无可制授承务郎，致之尚药局，不就。”

按：《七签》、《真仙通鉴》卷二九《孙思邈》“无可”作“无何”，宜据改。无何，不久。《四库》本改“无可”为“又降”，读作“高宗后又降制授承务郎”，妄也。

例3 卷中《李珣》：“人有余之与余，珣即授之以升斗，俾令自量。”

按：“人有余之与余”，前一“余”字，《真仙通鉴》卷三五《李珣》作“巢”，是也。巢，卖出谷米；余，买进谷米。《四库》本作“人有向之乞余”，当为馆臣妄改。

例4 卷下《闾丘方远》：“我舍大涤洞，归隐灊山天柱源也。”

按：“天柱源”《四库》本改作“天柱山”。《七签》、《洞霄图志》卷五《闾丘玄同先生》、《真仙通鉴》卷四〇《闾丘方远》皆作“天柱源”，盖馆臣妄改。灊山，县名，即今安徽六安市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二九《寿州》：“六安县……本春秋时楚之灊县地也，在汉为盛唐县，属庐江郡。……隋改为霍山县，唐开元二十七年改为盛唐，从旧名也。梁改为灊山县，后唐同光初复旧。”灊山县有天柱源，明章潢《图书编》卷六〇《灊岳》：“灊岳在潜山县西北二十里，一曰天柱山，一曰灊山，一曰皖山。……有峰三十有七，其最奇者在灊山……天柱源，在朝天峰下，乃闾丘方远栖处。”

5.《绀珠集》

十三卷，《四库》本题宋朱胜非撰^②。

卷四《八宝记》，小字注：阙名。

按：《考证》卷五五：“《八宝记》，刊本脱‘八’字，据《文献通考》增。”《重编说郛》卷九七《宝记》，署阙名，即取《绀珠集》之本。《类说》卷七作《唐宝记》，不著撰人，摘录《八宝》一段。又《岁时广记》卷二八、《纬略》卷二及卷一〇、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四及后集卷一、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集卷一七均引有《唐宝记》，以《岁时广记》最详。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故事类于杜确《楚宝传》下著录《八宝记》一卷，引陈氏曰：“无名氏，大观二年。”乃钞自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。《遂初堂书目》

① 王仲镛《唐诗纪事校笺》：“‘王涤’，《云溪友议》作‘王条’，按《新唐书》卷七二中《宰相世系表》：‘涤字用霖。’与《纪事》合。作‘王涤’是。”说非。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7册，第2258页。

② 《提要》云：“不著撰人姓名。案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亦载有此书十三卷，称为朱胜非编……则此书当为胜非所撰。然书首有绍兴丁巳灌阳令王宗哲序，称《绀珠》之集不知起自何代，建阳詹寺丞出镇临汀，命之校勘，将镂板，以广其传云云。考丁巳为绍兴七年，而《宋史》胜非以绍兴二年入相，寻罢去。五年复起知湖州，引疾归，废居八年而卒。是宗哲作序时胜非方以故相里居。若此书果出其手，不应刊校之人，俱不能详知姓氏，于情理殊为可疑。或公武所纪有误，未可知也。”

谱录类亦有此书著录。《八宝记》乃北宋书，所记为徽宗大观八宝事。《宋史》卷一五四《舆服志六》载：“绍圣三年，咸阳县民段义得古玉印，自言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，掘地得之，有光照室。四年，上之……所献玉玺，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‘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’。……诏以五月朔受传国宝，命章惇书玉检，以‘天授传国受命之宝’为文。徽宗崇宁五年，有以玉印献者。印方寸，以龟为钮，工作精巧，文曰‘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’。……名为镇国宝。大观元年，又得玉工，用元丰中玉琢天子、皇帝六玺……镇国、受命二宝，合天子、皇帝六玺，是为八宝。”《宋史》卷二〇《徽宗纪二》：“（大观）二年春正月壬子朔，受八宝于大庆殿。”此八宝与唐八宝了不相干。《紺珠集》之《宝记》，所脱者必是“唐”字，即《唐宝记》也，馆臣不明而妄补。

对于《四库全书》乱改古书，前贤早已发现，提出过严厉批评。孙楷第曾指出：《四库全书》：“传写固多错误，校勘亦疏忽之至；亦有删略序题，私改文字，浸失原书本来面目者。”^①鲁迅也说：“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，‘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’，因为他们妄行校改。我以为这之后，则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，因为他们变乱旧式，删改原文……”^②郭伯恭出语更为尖刻：“《四库》纂修时……不但编辑工作避难就易，敷衍了事，而所收书，尤恣意窜改，使无违碍。其甚者，今试以原书比勘，几疑为二书。……由前言之，则《四库全书》诚非精校写定之本；由后言之，则《四库全书》且为改定之本。《四库全书》之真正价值，不过如此。昔人以明人好刻古书，妄行校改，而有‘古书亡’之叹，吾则以高宗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变乱旧式，抽删涂乙，而更叹古书之面目，于斯扫地无存矣！”^③以上所列《四库》妄改五十余例，只涉及《太平广记》等几种书，而且所举校例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尽管如此已是触目惊心，确实使人不免生“古书亡”之叹。

乾隆三十七年朱筠上奏建议设馆校书，即提出“著录校讎当并重也”的原则，并建议选拔人员应“择其尤专长者，俾充斯选”^④。四库全书馆历任馆职人员多达三百六十余人，其中不乏通学硕儒。然而毕竟良莠不齐，“校讎者未必为有学之人”^⑤，所以才大量出现“妄行校改”的情况。笔者经常提醒学生，使用《四库全书》务必小心，最好用其他好的本子核对，就是因为屡屡发现《四库》乱改古书，对它极不信任。

校书必须通晓校勘知识，遵循校勘规范，必须善于利用各种文献解决校勘问题，也必须对所校古籍有深入的专门研究，学识和经验对校书至关重要，舍此不得言校书也。四库馆臣之乱改古书，实在宜引为镜鉴。

〔作者简介〕李剑国，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等。

①⑤ 孙楷第《论教育部选印四库全书》，1933年8月22日《北平晨报·北晨学园》。转引自郭伯恭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，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，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，第230页。

② 鲁迅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之余——关于“舒愤懣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79页。

③ 《四库全书纂修考》，第235页。

④ 朱筠《笥河文集》卷一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3—4页。